

李善祥是小港李家第三代的六少爷，他生于清末，历经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。

年少轻狂时，他也曾荒唐浑噩，沉溺于鸦片，耽于吞云吐雾的世界，一蹶不振。李家上下都把他视作无用之人，闲养着他。

在妻子邱天相的陪伴下，他最终战胜了自己，辛亥革命后，被推举为镇海县首任县长。

然而，棘手的事情发生了。李善祥上任后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：李家本族的寡妇李嫂，因为侵占别人的田地，被人告到县府。

记者 陈也喆

# 日暮泊舟

## 李善祥和他的儿女们

### 秉公执法背骂名

李善祥拍惊堂木的神态，像极了父亲李濂水，两眼圆睁，神情冷峻。

他断案的风格，也继承了父亲的作风：铁面无私，绝不徇情枉法，认为公正大于人情。

了解清楚情况后，李善祥判定李嫂有罪，命令她将田地退还给他人。

这件事，惹恼了李家族人。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：

“胳膊肘向外拐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不认自家家人……”

“当上县长就以为自己了不起，还不是沾了李家的光？”

“抽大烟的小子也敢说三道四……”

李善祥每天都承受着压力。一来是族人的挑唆，二来是他的民主思

想，不被封建意识浓重的乡民接受。

有钱有势的人家也不待见他，因为他秉公而断，什么人情贿赂，在他那里统统无用。

李善祥困惑了，为官清廉正直，竟会背上骂名。

1912年冬天，寒风彻骨，父亲李濂水病逝。李善祥借守孝之名，辞去县长之职。

父与子，总是惊人的相似。从前父亲也是在守孝时，谢绝仕途。如今他也是这般。

人往往在极度悲痛的时候，才能看清自己。

李善祥明白，自己并不适合从政。光有善良正直，是远远不够的。

他决心走另一条道路——实业救国。那一年，他32岁。

### 建成锦州大果园

治理盐碱地，必须排除积水，改良土壤，还需要大规模挖掘通海排水工程。

挖掘的沟渠，地势低洼，引来许多鲶鱼，所以这条沟，又叫鲶鱼沟。

鲶鱼沟通海后，盐碱地成了良田沃土。李善祥按照公平价格卖给当地农民。

一时间，阡陌纵横，麦浪滚滚。

李善祥有了余钱，自己买下一块地，将万亩庄园取名为恒康农场。

这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田地。他决定先试种水稻，因为水稻既高产又经济。

他从老家请来会种水稻的农民，并将南方用的人力脚踏车，运到锦州，开了辽西试种水稻的创举。

上世纪20年代，日本人已经在东北横行霸道了。他们在大连、熊岳一带种植苹果，苹果成熟后，就到南满铁线路上叫卖：“大苹果咧，1元金票一盒喽！”

“妈妈，苹果好红啊，我想吃苹果。”铁路旁，一个孩子拉扯着大人的衣角。

“孩子，苹果吃到肚子里就是糖水，回家妈妈给你做糖水喝。”

李善祥每次听到这样的吆喝，总会恨得咬紧牙关：“1元金票都能买40多斤大米了，日本人用暴利欺压中国人，真是无法无天。”

他忽然萌生了种苹果的念头，既能获利，又能抵制日本人的水果垄断与倾销。

他的“生生果园”就这样诞生了。

他有意识地跟日本人经营的果园的员工交朋友，偷学到所有栽种诀窍。

几年间，李善祥发展的农业，在东北地区赢得了几个第一：第一家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；第一个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耕作；第一次在盐碱地上种植水稻成功；生生果园是辽西历史上大面积实施科学栽培苹果的第一家果园。

李善祥也因此成了当地的名人，认识了许多社会贤达。

锦州有一位名噪一时的徐律师，常跟李善祥打交道，他们不久便成为挚友。

徐律师膝下只有一女，名叫徐静园，在北京上师范学校，会识字看书，还会弹琴唱歌。

有一年，徐静园放假回锦州，见到了正在徐家做客的李善祥。

起初，她听父亲讲起过果园的事，以为眼前这个五大三粗、一身粗布衣裳的男人是果园的工人。当她听说李善祥就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实业家，拥有锦州最大的果园，不禁心生崇拜。

1922年，邱天相为李善祥诞下儿子李祖光。然而，她的欢喜很快被冲淡了。

因为那一年，李善祥迎娶了比自己小18岁的徐静园。

### 从来只闻新人笑

徐静园进了李家，还是一副女学生的做派。

腰肢细软，步子轻盈，走着走着，哼起歌来，眼眸幽黑，顾盼生辉。

李善祥欢喜得不得了。

没有人注意到邱天相眼里的落寞。

邱天相长得白净秀气，但毕竟粗布短衣，一身的烟火气，哪里比得上刚出阁的姑娘，水灵剔透、玲珑有致。

徐静园太年轻了，年轻得耀眼。她像一面镜子，邱天相照见了自己的迟暮。

有女人的地方，就有暗潮汹涌的斗争。

邱天相有失落，也有委屈。自己跟了丈夫那么多年，生了两个儿子李祖平、李祖光，一个女儿李又兰，经历过起起伏伏，好不容易熬到柳暗花明，却要把福分拱手分于他人。

从来只闻新人笑，几时听得旧人哭。

她也知道，旧时代男人三妻四妾的做派，一时无法扭转，只有认命。况且自己出身卑微，又没什么文化，本就不适合做少奶奶。

邱天相满腹心事，嘴上不说。依旧每日缝衣做饭，低眉顺眼，对新太太也是恭恭敬敬。

徐静园什么都不会做，她是独生女，从小安逸惯了。

她跟果园的工人们也不熟，因为他们大多是从宁波过来的，他们说的话，从小生长在北方的她根本听不懂。

每当她看到邱天相用家乡话与工人们闲谈，她既妒忌，又无奈。

好在李善祥疼爱徐静园。出门应酬，总带着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的她。

只留邱天相一个人默默在家。

徐静园怀孕了，身子多有不便，常使唤邱天相端茶送饭。李善祥看在眼里，没有多说什么。

1923年，徐静园生下女儿。因为徐静园是锦州人，于是给女儿取名为李锦。

邱天相心里的伤更添了一份。

直到有一天，徐静园的房里传出嘶吼与摔东西的声音。

李善祥的嗓门很大：“谁让你买胶鞋的？统统扔掉！烧掉！”

(未完待续)

(本文根据李善祥外孙女林放放、李迎口述整理，感谢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相关资料与图片)

### 远赴东北开荒地

李家的人办产业，有的是现成饭吃。遍布全国各地的几十家钱庄、银行，上海滩大片房地产，还有轮船、码头、化工等，都是李家的产业。

随便挑个地方，做个闲职，都能锦衣玉食。

可是李善祥不愿吃祖宗饭，也不愿赋闲在家，他决心靠自己的努力，闯出一片天。

李善祥却动了心，自己学了那么多科学知识，也该有用武之地了。

于是，他带着妻子邱天相与两个书童，来到东北辽西走廊的咽喉重镇——锦州。

李善祥原以为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只要播种，就有收获。

到了锦州，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当时的锦州东部，被称为东大荒。

每到夜晚，寒风呼啸，像是哀嚎，阴森可怖。

当地民间有个故事，一男一女去郊野散步幽会，周围时不时走来几个人，步履滞重，搅人兴致。

过了一会，男的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女的不解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看那些人，裤腿全是空的，只有鞋子在走。”

这只是传说，也许只是为吓唬孩子编的胡话，但足以证明当年的锦州荒凉偏僻。

李善祥买下的那一片地，到处荆棘丛生，白雪皑皑，除了少部分熟荒，剩下的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，白花花一片，延伸至渤海边。

这与江南水乡，完全是天壤之别。

可是李善祥这时如果灰溜溜地回去，就会被李家上下看不起。人生道路，已经错过一次，两次，不能再错过第三次。

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李善祥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在这片土地上，结出丰硕的果实。



李善祥在农场



李善祥



徐静园